

胡俊峰：在绿水青山间，架起非遗传承的栋梁

本报记者 徐子涵 吴丽萍 通讯员 王亚蕾/文 戴昕律/图

架木为拱、跨溪成虹。浙闽交界的群山间，谷深水急，林木葱郁，百余座廊桥如长虹横跨溪谷。这些古廊桥遗存在山间亭林，是不可多得、不可再生的文化瑰宝。一代代匠人因地制宜，用精巧的技艺造出样态各异的廊桥，是传承，也是匠心。

“90后”青年胡俊峰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“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”代表性传承人的后代，从小耳濡目染，对这项古老艺术充满热爱。大学毕业后，他返回家乡庆元，投身于廊桥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中。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工作，他梳理出了县域内古廊桥的发展脉络及生存保护现状，为人们了解和传承廊桥文化积累了丰富的资料；通过互联网，他在虚拟和现实之间架起非遗传承的桥梁。

他说，“我想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廊桥文化。”



胡俊峰



社科普及周活动现场

围：“大济村的甫田桥，县志上有‘始建于宋至明，万历年里人吴起蛟、吴廷殷重修……’的记载，根据这个信息，我们就可以回去找他的族谱，然后按照生卒年月信息，把相对应的时间范围再压缩20年。”

有时候，胡俊峰也能从中学到新的知识：“如龙桥梁书上一行字，民国十四年（1925年）重新髹漆；‘髹’这个字一开始辨识不出来，怀疑是不是写错了，后来查了康熙字典，发现确实有‘髹’这个字，指的是重新上漆的意思。”

原本以为只是一个简单的走访记录和勘察过程，没想到活越干越多。胡俊峰说，尽管已经将调研范围进行了压缩，但完成调研还是用了近4个月时间，最终呈现的调研报告长达150页。

“像上面那样的例子还有很多。”胡俊峰说，“从未想过有一天，我会像文物工作者一样埋头在故纸堆里‘考古’。”也许，这就是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。

在网络与现实间“搭桥”的传承者

“这桥能站3个人？我不信！”“敢不敢找个重一点的工作人员站上去？”手机屏幕前，不少网友质疑。这是今年7月，“浙里的乡村最美丽”主题活动直播间发生的一幕。受活动负责人邀请，胡俊峰为观众演示木拱廊桥的搭建过程。不到十分钟，胡俊峰就用十多根手指般粗的木头，搭建起一座可承载成人重量的小“桥”。

看着网友们一个个质疑的弹幕，胡俊峰乐开了花，他决定为网友们在线展示小“桥”的极限承重。一个、两个，当第三个人站到“桥”上时，这座简易小“桥”依旧稳稳当当。网友们纷纷为古代工匠的智慧点赞，表示要来线下体验一把。

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胡俊峰，善于借助网络的力量，传播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和廊桥文化。在不少非遗类的网络节目中，大家都能看到他的木拱廊桥搭建原理和搭建步骤的身影。

用筷子搭建原木拱廊桥结构，是胡俊峰最喜欢的一种科普方式。他参与录制的“用筷子告诉你如何搭桥”这个短视频，全网累计获得超过10万的播放量，“这种方式简单易学，传播效果好，有网友会带着孩子一起做，然后把作品发给我。”

除了线上活动外，胡俊峰还积极参与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线下宣传教育活动。“社科普及周”“非遗集市”“互动研学”“非遗进校园”“传统营造技艺研讨会”……通过这些活动，胡俊峰的传承足迹不仅遍布丽水，还扩展到了市域外。今年9月底，他受邀到北京参加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的非遗展示活动，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展示了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。

“将来，我想尝试把木拱桥与文化创意相结合，设计出展现木拱桥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。”在木拱桥的创新方面，胡俊峰有自己的理解：古廊桥的“生命”只有一次，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好这一藏于山野深谷中的中国建筑瑰宝，在保护之余，传承和利用也是关键。如果说古廊桥是历史的见证，那么廊桥文化传承就是木拱廊桥通向未来的驱动力。

（部分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）

立志传承廊桥文化的“90后”

10月25日下午，丽水市博物馆“括风韵味”展厅。

“如龙桥”模型前，一群来自丽水学院的国际留学生正在仔细端详。为他们做讲解的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“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”代表性传承人胡森。在他身旁的，还有儿子胡俊峰。

“真的不需要一根钉子吗？”留学生苏满的家乡尼泊尔是个山地国家，也有很多桥，但这种不用一钉一铆就能搭建起来的廊桥，他还是第一次见。

“是的，所有的木头全部用榫卯结构连接，不需要一根钉子。”胡俊峰细心解答，语气中带着一丝自豪。

一身休闲打扮，皮肤白皙，笔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……初见胡俊峰，很难将这个1997年出生的小伙子与土木工程联系在一起。

胡俊峰很小的时候，就与土木结下了缘分，“因为父亲从事这个行业，家里会有不少木拱桥的模型，我会把它们拆开来玩，也会用树枝、木棒尝试搭建还原。”传播木拱廊桥文化的种子，那时候就在胡俊峰的心里种下。

填高考志愿时，胡俊峰开始认真思考自己未来的就业方向：“其实土木和计算机我都感兴趣，但如果是学土木工程，将来或许可以帮到父亲。”经过权衡，他最终选择了土木工程专业。他开玩笑说：“也算是子承父业了。”

2019年，胡俊峰大学毕业。毕业后，他没有马上回家，而是在上海干起了与本专业“毫不相干”的工作——青年社群运营。

“如果毕业之后直接去从事与专业相关的事情，思维和视野就比较容易受到局限，我想趁着年轻，多接触一些行业和事物。”看似“无的放矢”的行为，藏着胡俊峰与众不同的志向。

2022年4月，带着在外工作积累的经验，胡俊峰回到庆元，开始协助父亲开展木拱廊桥的建造、修复工作以及古建

筑设计施工等项目。他的加入，为当代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保护与传承注入了新活力。

在故纸堆里“考古”的理工男

回来后，胡俊峰帮父亲干的第一件事情，是整理资料。

“父亲的木作手艺精湛，但文化程度不高，也不怎么会用电脑。”父亲数十年工作积累的工程和图纸资料堆积在一块儿，让他有些无所适从，“经常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内容的重复度也很高。”

在梳理过程中，胡俊峰发现，庆元县域内许多拥有悠久历史的木拱廊桥，文字资料和数据记录并不完善，“不同文档中记载的信息也会有出入。”这让他萌生了一个想法：为庆元古廊桥构建一个相对完整且统一的数据库。

一切准备就绪后，今年7月，胡俊峰与庆元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原副研究员姚家飞一起，开始第一阶段的“庆元历史木拱廊桥专项调研项目”工作。“我们这次针对调查的《庆元历史木拱廊桥》，从时间上概括的话，都在1949年前建造，一共8座，全部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。”

为了完成调研项目，胡俊峰钻山沟、跨溪流，一手拿着测绘工具，一手拿着笔记本，在山野丛林中与蚊虫为伍，被杂草树枝划伤更是家常便饭。“把土木工作者的看家本领都掏出来了。”他笑着说。

这个过程充满挑战，但也有许多收获。比如对已有的历史古廊桥相关信息记载的勘误：“竹口镇的后坑桥，在现在的大部分媒体公开资料上（包括别人写的书里），都记录它始建于清康熙十年（1671年），但在翻阅各个年代的县志和古籍后发现，实际上是康熙十年知县程维伊重建，这时信息就有出入。”最后，胡俊峰用高清相机把后坑桥梁上已经模糊的字迹拍下来，进行仔细辨认，确认这座桥重建于1671年，对资料记载进行了修正。

再比如缩小古廊桥的始建年代范



直播间里展示非遗廊桥搭建原理



与孩子们一起体验“非遗”



手把手教小朋友们搭建简易桥梁